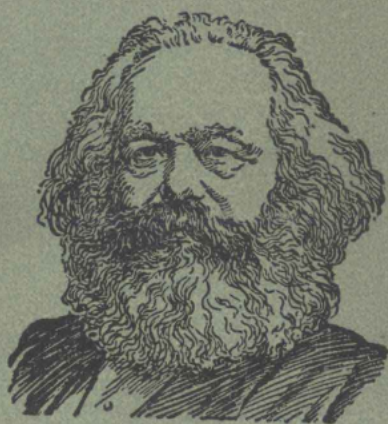




馬克思傳

李季著

神州國光社

馬克思傳

中

李季著

神州國光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馬克思傳 中

第三篇 中年時代（研究時期：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七年）

第一章 革命活動的餘波

馬克思說：『我自一八四九年春季被逐出普魯士，後來被逐出法蘭西後，即前往倫敦，自共產黨解散（一八五二年）及我的大部分朋友離開倫敦後，我和一切公開的與祕密的團體疏遠了，並且和一切社會疏遠了』（見馬氏的佛格特先生一五四頁。）嚴格講起來，馬克思的研究時期應以他脫離一切公開的與祕密的團體生活，專門研究學術為起點。不過他自到倫敦以後的生活和他在奔走時期相較，大有區別。他初到此間時，雖仍舊參加實際工作，企圖繼續革命運動，但為時甚短；以後即有活動，大概是屬於收束方面的，所以我們只

第三篇 第一章 革命活動的餘波

二

能認此爲他的革命活動的餘波，與研究學術的引子。茲特將這個最短期間列入他的研究時期，而不附在他的奔走時期之後。

當馬克思於一八四九年七月接到法政府的驅逐令後，他本擬移居瑞士，往就昂格思，與之計畫此後的行動方針，旋因辦不到護照，才轉赴倫敦。至於昂格思，自是年五月加入巴登和普法爾次的革命軍後，於六月間與人數極多的反革命軍作戰，屢次失利，幾瀕於危，他迫不得已，乃於七月逃往瑞士。他在此處也不能有所作爲，因於九月間繞道意大利的熱那亞（Genoa），前往倫敦，本來取道法國是一條捷徑，不過德國的亡命客經過此途，常被押送至美國，故昂氏不敢出此。

馬昂兩氏自到倫敦後，即與威里系，包爾和樊德爾（Phindor）組織一個亡命者委員會，盡力救濟從大陸各國逃往倫敦的大批亡命客。當時歐洲各國的革命運動已經先後失敗，並且銷沉下去了。但他們總以爲在最短的時期內，這種運動行將復興，故一面將新萊因報恢復起來，作爲鼓吹和指導的機關，一面將勢力渙散的共產黨人團結攏來，作爲行動的隊伍。這樣雙方並進，積極準備，時機一到，便可乘勢崛起。

當新萊因報重與世人相見之時，他的形態已經不是一種日報，而是一種月刊，又名爲政治經濟評論（Politisch-oekonomische Revue）。此報仍係馬克思主撰，由共產黨員施蘭姆（K. Schramm）和哈根（T. Hagen）在倫敦及漢堡爲之經理。第一期定于一八五〇年一月出版，然在實際上至二月間才出現。這個月刊上面說：『新萊因報的編輯人自去年夏季在南部德意志或巴黎參加革命運動之後，現在大部分復集於倫敦，並議決在此處繼續辦理新萊因報。』此報的出現。初時只能作爲一種八十頁左右的月刊，但當編輯部能將各號迅速出版時，我們的事業將充分達到他的目的，就是對於輿論發生一種繼續不斷的影響，即對於財政方面也會呈出完全不同的機會。因此編輯部以爲只要經費充足，新萊因報即將改作八十頁的半月刊，或改作和英美大週刊一樣的刊物，只要情形順利，能夠回到德國去，這種週刊將再改爲日報』（見馬克思與昂格思文匯三卷二七四至二七五頁）。由此可見新萊因報恢復時的計劃是很大的。但他全靠招股作基本金，每股定額雖只五十佛郎，投資的人却寥寥無幾。資本既不充足，而稿件也常感缺乏，並且在漢堡還須顧慮到出版法的一層障礙，——有了這些原因，所以政治經濟評論只一連出四期就中途停頓，至十一月復出一個疊冊，

第三篇 第一章 革命活動的餘波

四

作爲五，六兩期，即從此告終了。

政治經濟評論雖只出六期，然內中含有許多很重要的著作，如馬克思在前三期所作的法蘭西階級爭鬥，和昂格思在前三期所作的德意志國家憲法爭鬥（*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在後兩期所作的德意志農民戰爭都是應用歷史的唯物論草成的。此外，還有他們好些精悍短小之作，今特按序分述於下。

先從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爭鬥說起。此文共分三大章：第一章爲一八四八年二月至六月，第二章爲一八四八年六月至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第三章爲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至一八五〇年三月十日。他在這三章之前開宗明義地說道：『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年歷除掉少數章次外，每一個重要的節段都大書特書：革命的失敗！在這種失敗中屈服的不是革命。乃是革命前遺傳的附屬物和還沒有達到嚴厲階級對抗的社會關係的結果——如人物，幻想，表象和計畫等等，這是革命黨在二月革命以前未能脫離關係的，二月的勝利不能夠從他們之下解放出來，要經過一批失敗，才辦得到。總之，革命的進步不在他的直接的悲壯的成就中，而在產生一種嚴重的有力的反革命，產生一種敵人，破壞黨對這種敵人』

宣戰才能夠養成一個真正革命的黨。以下各頁的任務就是要證明這一點。』（見馬克思法蘭西的階級爭鬥二四頁。）

馬克思在第一章中首先敘述二月革命的遠因近因，革命的經過，和無產階級的參加政權。（參看本書第一冊第六章。）然後批評無產階級兩個幻想的口號道：『工人們和資產階級共同幹了二月革命，他們想在資產階級之旁貫徹他們的利益，和在臨時政府中一樣，他們於資產階級的大多數之旁安置一個工人。勞動的組織呀！但工資勞動是已經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勞動組織。沒有工資勞動，即沒有資本，沒有資產階級，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

自己的勞動內閣呀！但財政，商業和公共勞動的諸部不是資產階級的勞動內閣麼？在他的旁邊要造成無產階級的勞動內閣，這必定是一個沒有力量的內閣，一個僅具有虔誠志願的內閣，一個盧森堡宮的委員會。工人們既相信在資產階級之旁去解放自己，所以他們以為在法蘭西的國境之內，於其他資產階級國家的旁邊，可以完成一種無產階級的革命。然法蘭西的生產關係是以他的對外貿易，他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和世界市場的定律為條件的；如果沒有一種歐洲的革命戰爭去打倒世界市場的霸主英國，法蘭西怎樣能夠破壞這些生產關係

呢？」（見馬克思法蘭西的階級爭鬥三一頁。）法國的無產階級初登政治舞台，既缺乏經驗，又沒有理論，以致表現種種幼稚的心情，而不能提出正確的策略。失敗的根基，即預伏於此。

法國的無產階級在一方面固然表現上述的幻想，在另一方面却又受了資產階級的麻醉。他把二月革命的對象財政貴族與資產階級（前者只是這個階級中的一部分，）混為一談，他以爲『建立共和國就是剷除了資產階級的統治。當時一切君主政主義者變成共和主義者，巴黎的一切富翁變成工人。與這種幻想取消階級關係相適應的話就是博愛。這樣使階級對抗和諧的抽象化，這樣使不相容的階級利益感情的平等化，這樣使階級爭鬥虛幻的消滅下去，這樣的博愛，便這二月革命真正的口號。各階級只是因誤會而分裂的，拉馬丁在二月二十四日替臨時政府行洗禮說：「這個政府是制止各階級間重大誤會的」。『巴黎的無產階級竟沉醉在這種慷慨的博愛空氣中了。』（見同書三二至三三頁。）

然這個制止各階級間重大誤會的臨時政府自成立後並不企圖形成世界革命的改造，只是努力去適應資產階級社會的狀況，他的財政手段尤足以表現這一點。他爲保持國家的信用

起見，對於國家的債權人——資產階級的人——給以利息，將這種負擔加在小有產者，僕役和工人的身上，特別是沒收銀行中一百佛郎以上的存款，予存款者以一種不償還的國債，引起小有產者的怨恨。在另一方面，他對於農民階級加徵重稅，又引起農民的憤怒。資產階級復利用這種怨恨與憤怒來反對工人，即藉口於已經設立的國家工廠，說工人要實行共產，說工人坐糜稅款，以致小資產階級和農民視他們如寇讎，先後和他們分離了。臨時政府更利用流氓無產階級的青年，組織二十四個保衛大隊，（計二萬四千人，）又組織產業勞動軍，（即國家工廠，）以備宰制無產階級，撲滅工人運動。

『所以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迫在眉睫的爭鬥中，一切優勢，一切險要的形勝，社會中所有各中層都在資產階級的手中。……三月十七日和四月十六日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羽翼下的大階級爭鬥的前哨衝突』（見同書三八頁。）巴黎無產階級三月十七日的示威運動本來是要將臨時政府納入革命的軌道中，但在國防軍中的資產階級於前一日有仇視政府的遊行，遂使這種運動變成擁護政府，反對資產階級的運動了。迨四月十六日，工人組織新的示威，準備國防軍總參謀部的選舉，臨時政府和資產階級忽散佈謠言，說工人要推翻臨時政

府，建設共產政府，於一點鐘之內召集十萬武裝兵士，將工人驅散了。

至五月四日由直接選舉的國民立憲會議集合開會了。巴黎的無產階級於是月十五日大批地擁入立憲會議，想貫徹他的革命的要求，結果又遭失敗。於是政府乘勢下令，命國家工廠的工人到各省去作工，或投入軍隊中。工人不從，遂發生六月的大暴動，雖終不免於失敗，然他的口號是英勇的，革命的，即：『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的專政』！（見同書四三頁。）還有一層，『只有經過六月失敗，才能夠創造一切條件，使法蘭西可以握住歐洲革命的發難權。只有浸在六月暴動的血泊中，三色旗才能夠轉變為歐洲革命的旗幟，才能夠轉變為紅旗』。（見同書四四頁。）

馬克思於結束法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後，在第二章中復繼續描寫以後的事變。鎮壓六月暴動的是卡汾雅克將軍，立憲會議為酬勞起見，即舉他為執政的元首，同時復否決臨時政府資本稅的計畫，取消十點鐘工作日的法令，恢復債務人的羈押，恢復新聞紙的保證，並限制結社的權利。會議又於九月四日起至十月二十三日止制定憲法。人民根據這種憲法，於十二月十日投票選舉總統，卡汾雅克僅得一百萬票，路易拿破崙竟以六百萬票而當選了。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是農民叛亂之日。這一天才是法蘭西農民的二月的開始。……』

自農民看來，拿破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政綱。他們舉起旗子，奏着音樂，走上選舉台，口中高呼：取消賦稅，打倒富翁，推翻共和國，皇帝萬歲！在皇帝的後面即隱藏着農民戰爭。他們用選舉打倒的共和國是富人的共和國。……其他階級也助成農民選舉的勝利。拿破崙的當選對於無產階級是打倒卡芬雅克，破壞立憲會議，消滅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推翻六月的勝利。拿破崙對於小資產階級是債務者統治債權者，拿破崙的當選對於大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是和他們一時必須利用去反對革命的資產階級中的一派公然破臉，因為這一派企圖將這種暫時的地位鞏固爲立憲的地位，爲他們所不能忍受。……末了，軍隊贊助拿破崙是爲着反對保衛隊，反對和平理想，主張戰爭。』（見同書五三至五四頁。）

卡芬雅克於十二月二十日去職，立憲會議即宣佈路易拿破崙爲共和國的總統。拿氏就職後，任命路易菲力普最後的大臣罷洛（Odilon Barrot）爲首相，並由他的內閣提議徵收臨時政府曾經取消的鹽稅，又採用許多反動的方法，繼續不斷地與國民立憲會議爭鬭，直至這個會議於一八四九年五月解散爲止。是月二十九日，立法會議召集開會了，在會中佔絕對

大多數的爲代表資產階級君政派的秩序黨 (Partei der Ordnung)，其次爲代表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新山嶽黨或社會民主黨，(又稱爲紅黨——Die rote Partei) 只有站在這兩大集團之間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人數最少。至六月十一日勒德律洛郎 (Ledru-Rollin) 以山嶽黨的名義，對於總統和內閣違背憲法，舉兵幫助羅馬教皇，干涉意大利的革命，並砲擊羅馬一事，提出彈劾。『立法會議於六月十二日否決這種彈劾案，恰和立憲會議於五月十一日否決他一樣，然無產階級這一次驅策山嶽黨跪到街市上，不是從事巷戰，而是去遊行。我們只須說明，山嶽黨是站在這種運動的頂點上去領略運動的失敗，並知道一八四九年的六月恰爲一八四八年六月的一種可笑的和無價值的諷刺畫。』(見同書七〇頁。)

十二月二十日只有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一半的存在，還只有總統的存在，五月二十九日又輔以其他一半，輔以立法會議。一八四八年六月，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假手於一種不能以言語形容的仗火去對付無產階級，一八四九年六月，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假手於一種無以名狀的對小資產階級的滑稽劇，將自己刻在歷史的出生錄上了。一八四九年六月是一八四八年的能麥息斯。(Nemesis 按即司復仇的女神。) 一八四九年六月不是工

人被打敗了，而是站在他們和革命之間的小有產者傾覆了。一八四九年六月不是工資勞動與資本間流血的慘劇，而是債務者與債權者間富於監獄的和可悲的表演。秩序黨已經勝利了，他的威權很大，他此時必須暴露他的真面目。（見同書七〇頁。）

馬克思在第三章中繼續敘述山嶽黨在彈劾案失敗後的行動，就是他於六月十三日在兩種社會主義的報紙上發表一種對人民的宣言。這種言言『宣佈總統，總長，和立法會議的大多數代表是「不在憲法的保護之列」，並號召國防軍，陸軍和人民起來「反抗」。他所提出來的口號是「憲法萬歲」！這個口號不過是指「打倒革命」罷了。（見同書七五頁。）

一般小有產者於是日又舉行一種所謂和平的示威運動，共有三萬人，大半爲沒有武裝的國防軍人，也雜有祕密工會分子，他們很機械地，冷靜地呼着『憲法萬歲！』旋至波列瓦（Boulevards）的佩路（Rue de la Paix）被龍騎兵等驅得紛紛四散。同時在阿紫路（Rue du Hazard）集合的山嶽黨人的大多數也誤聽謠言，自行散去。只有勒德律洛郎率領一個小小的代表團在巴黎砲隊的保護之下，向國防軍第五第六兩隊應當會合的工藝博物館進發。『但山嶽黨人等待第五第六隊是徒勞無功的；此等小心謹慎的國防軍坐視他們的代表陷於困

難中，巴黎砲隊也親自阻止人民掘戰壕，在紛亂之中，任何議決都不可能，而常備軍上着刺刀，向前進逼，一部分代表被逮捕，另一部分則逃跑了。六月十三日的結局就是這樣。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是革命的無產級階的變亂，而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是民主主義的小有產者的變亂，這兩種變亂都是從事變亂的階級最純粹階級表現。（見同書同頁。）

『六月十三日完結立憲共和國第一個生命時期，這個時期是於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因立法會議的集合而取得他的正式生存的。在這個開幕的全期中，充滿了秩序黨與山嶽黨，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間喧擾的爭鬭，這個小資產階級徒勞無功地反抗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然在臨時政府和行政委員會中，他曾不斷地陰謀贊助共和國，當六月之役，他又和發狂一樣攻打無產階級。六月十三日使他的抵抗力破滅，使聯合的君政主義者立法的獨裁變爲一種已成的事實。自此以後國會不過是秩序黨的一個公安委員會罷了』（見同書七六頁。）

巴黎既彈劾總統，內閣，和立法會議的大多數代表，他們便使巴黎立於『戒嚴的狀態中』。同時一般民主主義的小有產者因巴黎砲隊和國防軍的第八第九第十二隊被解散，而

喪失他們的武裝力量。『國會在六，七，八月中的全部立法活動，專注在制定鎮壓法上面，因此可以隨政府的意思宣佈戒嚴，使言論自由愈受束縛，使集會結社的權利剝奪無餘』。（見同書七七頁。）至八月中旬，一般君政主義者議定使國會停會兩個月，而以二十五個代表的委員會代行他的職權，並監護共和國。『立憲共和國的第二个生命時期——即他的君政主義者的青年時期——是以立法會議的停會而告終的』。（見同書七九頁。）

同時路易拿破崙利用立法會議的休會期間，親往各處爲自己游說。至十月初旬，會議復行集合開會，拿氏對於會議以及和會議通聲氣的內閣極不滿意，雙方旋因公債問題與召回奧爾良派及波旁王族，（Bourbons）發生衝突。拿氏遂於十一月一日通告會議，撤換罷洛內閣，另組一個新內閣，而以佛爾德（Fould）爲財政總長。從前的財政貴族又因佛氏的登台而得勢了。『立憲共和國的第三個生命時期是起於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一日，而終於一八五〇年三月十日』。（見同書八二頁。）

路易拿破崙於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復酒稅，引起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民——的怨恨。至一八五〇年一，二月他的政府的法令與策略又是專門對付各郡和農民，因此更造成